



歐華路的聖召

1934年聖施禮華開始了每週的培育課程，一個為專大學生準備的使徒工作，在家庭的氛圍下聚會，提供教義和靈修的主題，幫助每個人做些改善他們的基督徒生活的決策。

當歐華路還在大學時代，他的個性人格已漸漸成型，有人如此描述他：「溫文儒雅，和藹可親，歐華路是位平和寧靜的年輕人，善良純樸，聰慧過人，同時卻虛懷若谷，比起他同年的人成熟很多。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對凡事的天真無邪。在天主面前，他的天真具有深度，行為正直的天真，一個沒有喪失赤子之心的基督徒靈魂的天真，一個不知複雜、妒嫉、仇恨和驕傲的天真，並非無知的天真。成熟與天真似乎是種矛盾，但在他身上卻是個完美的結合。同時他處事嚴謹、責任感重、彬彬有禮、胸無城府、從善如流，簡言之，是個人人都想交到的朋友。」

歐華路第一次與聖施禮華的會面對他來說是決定性的。二十一歲的他，從家庭和學校接受了良好的基督徒：單純專注的虔敬生活、勤奮的工作、服務需要的人。這些培育不知不覺地在準備他接受天主的召喚。加上聖施禮華多年來為他的祈禱和犧牲，已經預備好他的靈魂，一如肥沃的土壤去接受聖神的種子。

歐華路在1935年3月認識了聖施禮華。他們見面的過程是這樣：曼奴爾和歐華路一起去了DYA宿舍。這次聖施禮華只有跟歐華路聊了幾分鐘而已。歐華路回憶這次的見面：我見到一位很喜樂的神父。他問我：你叫什麼名字？你是不是卡門的姪兒？（她是我的姑姑，她常常幫忙聖施禮華去探訪住在馬德里貧民區的病人。因為她也是我的代母，

她曾告訴我們父親，她有一個很聰明的姪兒。由於這個原因，他想起卡門姑姑告訴他的一個細節，說我小時候喜歡吃香蕉，但是我不知道怎麼正確的發音，我說palátanos，而不是plátanos。）因此父親開玩笑地說：你就是很喜歡palátanos的那一位嗎？



歐華路二十幾歲時拍攝的

我感到很驚訝，並肯定的回答，我很喜歡。然後父親拿出他的筆記本，（好像除了照顧我以外他沒有其他的事情要做，他其實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他只能花幾分鐘在我身上）很熱誠地提議說：我們必須慢慢地聊。於是他約了我在四五天以後再見面。但是，剛好在他們約定的當天，聖施禮華臨時需要去照顧一個病人，無法通知歐華路而失約了。

同年暑假歐華路要和家人去渡假前，想去向聖施禮華道別，顯然是天主聖意的推動。他回想當時：那位司鐸在我腦海裏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在離開馬德里去渡假之前，我突然有一個想去和那位友善的司鐸道別的念頭：我要去，即使只能和他交談五分鐘。於是我去找他，他很歡迎我，並平靜地同我談論了許多事。之後他說：「明天我們有一個月省，為何不在你渡假前，先留下來做個月省呢？」

隔天是7月7日星期天，歐華路參加了月省。當他聽到聖施禮華講道時，談到天主的愛及聖母的愛，深受感動。歐華路永遠不能忘：我從來沒有聽過一個人像他那般投入，懷著如此強烈的愛德與信德談論天主。他承認自己在聽完這些默想之後，感到無比的震撼。

從那時起，歐華路開始認同主業團精神，即是提醒世上男男女女，追求完美的基督徒生命，藉由每天的生活，聖化日常的工作，為促進基督王國的擴展。

他說：聖神打開了我的眼睛。祂利用創辦人主講的月省，放在我內心一些新的考量，那份超然的不安引導我開始了真正的新生命。

歐華路深信他做那項決定的超性特質：為我來說，顯然是一個神聖的召喚，因為我從來沒有這種聖召的想法：我以為我會取得工程博士學位，並成立一

個家庭。依照歐華路的說法，天主賜給他叫他驚訝的恩寵，使他回應說：主，我在這裡，我想要加入主業團。從7月7日開始，歐華路試著全心實踐聖化日常生活、境況的願望。為了天主的愛以及眾人的益處，他努力的工作，並在其中追求完美，操練人性的德性。從那時起，歐華路對主業團創辦人也在內心生出濃郁的孝愛之情，持續一生。若非這份父子深情，便無法理解他之後由工程師成為司鐸與主教的傳奇。

雖然我當不起，但我懷著神聖的驕傲，認為自己是創辦人精神上的孩子，及一個無法還清的債務人。我虧欠創辦人許許多多：自己在主業團全部奉獻給天主的聖召；司鐸的聖召——一項不可言喻的恩賜，這恩賜一直不斷地帶領我服侍教會。那份對他感到無比崇高的父子孝愛之情，使我與創辦人全心全意的團結，不僅是因為他給了我神聖英勇的典範，同時，也是因為他是天主的工具，幫助我找到自己的聖召——我生命的緣由。



聖施禮華與早期參加DYA培育活動的年輕人
(立者前排最右者為歐華路)